

读季羡林先生《十年回顾》，说的是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时读书的事。文章有句话让我十分震撼，他说：“在哥廷根的十年，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又接着写道，“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

在今天的我辈看来，简直有点匪夷所思：十年！整整十年，居然“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真乃“咄咄怪事”，“不可思议”！

反观我们今天之学校，大学我不清楚，但在中小学，一般上午上课时间除外，到了下午，那就是开会之天下。曾有不止一位老师告诉我：周一是全体老师例会；周二是年级组会；周三是教研会；周四是报告会；周五是总结会。要说学校领导不努力、不尽心，那是瞎话，会议要策划，要组织，要讲话，要写材料……所以，其实大家都在忙。可问题是，效果怎样呢？

在我看来，那些可开可不开的会、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会，偏要每次兴师动众开上一下午，好像不这

样不足以体现学校的工作、领导的水平似的；而且，领导一般爱讲长话，把会议时间拖得很长；内容呢？不敢说千篇一律，反正能让人竖起耳朵来听的很少很少。不参加不行吗？上级也有办法——签到、点名、

请给老师一点时间

张苏华

扣工资。有老师怀抱一摞作业，一边开会一边批改，再不，闭目养神，左耳进右耳出。一个一下午，老师们的时间就这样失去了，或者说，就这样被无情地夺走了。

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体会。好几次，因为有事，母亲打我手机，我的回答都是：“开会哩。”开会成了我的工作常态。在教育局，即使我从事的是教学业务工作，但会议之多，怕也要占到我工作时间的十分之四五，更别提其他的行政部门了。

更可叹的是，自己的时间被占，还要去占别人的时间。我有时听完

课后开些教师会议，总要占些老师的时间，常常要上好一阵子，有时，也免不了说些要老师多读书的话来，那才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总是责备老师们读书少、不钻研业务，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要求老师“怎样怎样”；然而仔细想想，那么多一线教书的老师仍在一边教书、一边备课，一边还得硬着头皮应付许多无聊的会，我就有些心疼：心疼他们的时间，心疼他们的年华。

读书其实是用不着多说的，因为每个老师，原本就是一个读书人啊！当过教师的我，就有这样的体会：在自己的内心，在骨子里，多么盼望有一份属于自己读书的时间和空间，让心灵自由地驰骋啊！

不要总是喊着“老师，你为什么不多读书了”，少开一点会吧，给老师们一点时间、一点从容、一点自由吧！

不知是否对头，我总觉得，要判断一个学校的领导是否称职，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要看他是否惜时——珍惜老师们的时间。

王献之，小名官奴，会稽人，是“书圣”王羲之的第7个儿子。

他自幼聪捷好学，随父王羲之练习书法，他7岁时正在写字，王羲之悄悄至其身后，突然去抽儿子手中的笔，竟没抽掉，王羲之夸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

王献之10岁那年，他的书法小有声誉，便有点骄傲，其父却不赞他，对儿子说：“你的字要站得稳，有骨架，须把这几缸水写完。”

王献之又苦练了5年，自以为了不得很不错了。他写了一个“大”字让父亲王羲之点评，王羲之在“大”字下点了一点。王献之不明其义，便把“太”字让母亲评点，其母仔细揣摩后说：“唯有这一点似你父亲。”王献之大为自惭，从此日夜苦练，并认真学习各种书道艺术，兼收并蓄，终于成为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与其父合称“二王”。

王献之21岁娶了表姐郗道茂，王郗两家早就指腹为媒，且两人从小青梅竹马，亲密无间，成婚后更是十分恩爱。美丽贤淑的郗道茂是有名的才女，她为王献之生一女儿，名玉润，可惜玉润不到1岁就夭折了，郗氏并未再孕。王献之对此倒不介意，与他大一岁的妻子整日吟诗唱和，绘画写字，游山玩水，夫妇感情如胶似漆，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王献之相貌英俊，举止潇洒，又极富才情，被当时誉为“风流为一时之冠”，这样的美男子便引出了平地风波。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女儿新安公主司马道福，早就倾慕王献之，她因有婚约，只好嫁给大将军恒温之子恒济。后来，恒济欲篡兵权被贬，新安公主乘机离婚，并央求父亲将自己许配给王献之。

简文帝司马昱很为难，因为王献之是有家室的，自己的女儿又不能嫁给对方作小妾。但女儿一而再地坚持，非王献之不嫁。简文帝没办法，便找王献之商量，说自己的女儿十分爱慕他，自己也想

招他为婿。

王献之闻之蹙眉，他回到家中想了很久，抗旨不行，他就选择了自残，用艾草烧伤了自己一只脚，以跛足为由来推辞这门婚事。

不料新安公主铁定了心，当即表态，哪怕王献之的两条腿都瘸了，自己也非嫁他不可。在权力的力量下，王献之只得与日益恩爱的妻子分手。

王献之迎娶了金枝玉叶、如花似玉的新安公主。这位刁蛮任性的公主相貌也很娇丽，婚后

一直很喜欢王献之，但王献之心中却放不下郗道茂，他知道她离婚后一直未嫁，不由在《思恋帖》上写道：“思恋，无往不至。省告，对之悲塞！未知何日复得奉见，何以喻此心！惟愿尽珍重理。迟此信反，复知动静。”在另一《奉对帖》亦表达了此意。总之，王献之一直旧情未忘。

郁郁寡欢的郗道茂死了，王献之心中十分失落，一次去金陵踏青，偶然买到一块古砚台，到了三月三，他又捧了砚台去当地，不料一个17岁纯净少女见之曰：“这是我家人砚台呀！”王献之问之，才

知那美少女叫桃叶，因家贫将祖传砚台出卖，王献之为之题诗：“三月桃花里外红，黄蜂采蜜在花中，两人来看池中水，不知何时再相逢？”又到三月三，王献之

又到金陵赏玩春色，一少女投水，救之，正是桃叶。桃叶家贫无路可走，王献之纳其为妾，写了不少诗歌大秀与其恩爱，其中一首：“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金陵的秦淮河畔从此有了“桃叶渡”的佳话。

王献之招为驸马后，官运亨通，官至中书令，新安公主也为他生一个女儿，名王神爱。王神爱13岁时嫁给痴呆皇帝司马德宗，这也是王献之一生之遗憾。

《世说新语》载，他病重将死时留下一言：“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可见其心头之悔，亦为其一生之痛也。



边看边聊

“市市市”

余仁杰

最近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引起关注。“镇改市”已水到渠成，笔者更进而想到接下来会面临的名称问题。

本文标题“市市市”，是说我国目前不同级别行政区域都称“市”，乍一看似乎成了并列关系，看不出区别。如笔者所在的慈溪市属于宁波市，慈溪市属下的观海卫等三大镇是“镇改市”的首选，今后试点成功改为市后，按隶属关系排列是“宁波市慈溪市观海卫市”。在不知情的人看来，不免摸不着头脑。

我国现行政区域称“市”的分直辖市、省（区）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三种，今后又多出一种镇级市，如何在名称上加以区别，值得研究。笔者大胆提一个方案：直辖市用全称，如“北京直辖市”，可简称为“市”；省（区）辖市改称“地市”；县级市改称“县市”；只有“镇改市”的直接称“市”。这样前面提到的就成为“宁波地市慈溪县市观海卫市”。聊备一说，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去年七月去了趟西藏，来到天珠的故乡。在那里天珠几乎无处不在，用途多种——

供佛。从唐代文成公主作为陪嫁带入西藏的那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后，就开始了天珠供佛的习俗。在大昭寺、桑耶寺等一些著名寺院里，有许多佛像的佛冠、额首和胸前都镶嵌了不同的天珠，以示虔诚之心，希望得到佛的保佑。

禅修护身。藏民族认为纯正的老天珠具有强烈的能量，是水晶的三倍。修持者佩戴天珠入禅，能促进身心调合，启发定慧，有助导入“悲智圆满”的境界。人们还相信日常佩戴至纯老天珠能趋吉避凶，稳定血压，防止中风，增强内气，会获得意想不到的福分。药用。天珠多为玛瑙材质。藏医认为其可舒经通络，主治中风、四肢麻木等。在西藏古老的《四部

你说怪不怪，已经好多年过去了，第一次在台品尝太阳饼的滋味至今仍舌尖生津，回味无穷。

那天主办方考虑与会者连轴开会的辛苦，下午3点特别安排了半小时的茶歇。当会议代表三三两两走进贵宾室，顿时置身于浓郁的“拿铁”芳香与悠扬的民乐旋律。每个人的小圆桌上，有序摆放着一碟碟精美的茶点，而一只精致的金边白瓷浅碟内，略带烤黄酥皮、呈品字型叠放的点心虽素淡寻常，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仔细端详其浑圆略厚的外形，不免猜测起来，中秋莅临，莫非这款点心是“台湾苏式月饼”？

三个指头轻轻捏起“月饼”，张嘴小咬一口，还未及咀嚼，入口的酥皮就如一片片雪花慢慢融化，而后便有一种极为醇厚、美味的面香。这香味虽不浓烈，却分明刺激起味蕾的欲望，糯动的肠胃似乎有了一种平时很少出现的饥饿感。而最为有趣的是，当从外向内，由表及里蚕食到由蜂蜜、麦芽、蔗糖搅拌而

成的馅料时，因酥皮不断融化而略带黏糯的口腔内，突然间如同被注入了丰厚、滋润的琼液，原先渐渐干涩的味觉瞬间变得精神起来。此等感受是我所品尝过的中式、西式点心中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充分体验

最馋台中太阳饼

周天柱

到“比对”与“融合”，“干”（酥皮的“干”）与“润”（蜜浆的“润”）所产生的相得益彰的食趣与意境，可谓第一次真正领略到平淡与平常中所蕴育的和美与丰润。

一口气尝完不知名的佳饼，此时心中的疑窦自然聚焦于此饼的“芳名”。当我轻轻请教迎面走来的女服务员时，她以不可思议的惊讶表情注视着我，而后才直言相告：它就是响遍全台的台中太阳饼啊！

从此，中港路成了我逛台中街景的必由之路。长不见底的名街上，

铺天盖地全是太阳饼的金字招牌。“太阳堂”自产的袖珍太阳饼堪称一绝，盒小、量少、价高，浅尝则止，更显此饼的珍贵；“本铺”自立门户的特色饼，如磁石般吸引着四方饕餮，而每年10月第三个星期六，人气超旺的太阳饼文化节更是吸引了各路嘉宾。近十年，太阳饼年销售额从仅3000万元（新台幣、下同）起步，已逐年突破6亿元，增幅着实惊人。

太阳饼代表的是台中一种别处不可替代的美味，是台中的符号、名片、象征，更是缩影、骄傲与风情，这些年已成为大陆同胞赴台观光必买的伴手礼。近年来，为了提高太阳饼在浦江两岸的知名度，台中市长胡志强曾多次亲临上海，尽情推介。那天，30多摄氏度的气温使体态发福的胡志强汗流满面，可他头顶白帽，身系围腰，俨然成了烹饪大师，在不停的吆喝声中，亲手将一炉炉吱吱冒着热气的太阳饼送到与会者的手里。那久盼的热腾腾、甜滋滋、松软软、香喷喷的美味即在眼前，岂容错过？我一口气连吃两个仍意犹未尽！

莲花、宝瓶、九眼和虎牙的买。第二天导游带去天珠专卖店，同游者请店员鉴定，都说真是，且与店家的价格相差悬殊，窃喜。

在拉萨步行街的西藏文物商店认识了第二种天珠，是用古工艺做的，玛瑙体上有天然风化纹，圈子里认可这种东西，收藏家有幸会遇到。商店还挂了一些港台影视明星来此购买天珠的照片，这种老天珠可作为一种参照的标准器。大昭寺左边有个西藏土特产中心，在一个售柜前与营业员聊天珠，这时来了个他熟悉的藏族朋友，就请他从腕上取下一串天珠手链来开眼界。共九颗，每颗珠都只有两厘米长，糯熟的玛瑙玉质，肥厚的包浆，白色的图案线条，只绘有一两个圆的眼纹，极为简单。此是很古老、罕见且大门开的第三种天珠。物主说是传世的，但也道不出东西的年代。

药典》中提到将天珠磨粉，配以金银、珍珠等粉末，加入药草制成药丸，传是治疗险疾的特效药。到拉萨一家著名藏药公司参观，在众多奇异的藏药材中就有绿松石和天珠，并详细注明了服法。

财富象征。藏民族认为天珠是珍贵的。《新唐书》中记：“珠之好者，一珠易一马。”在许多藏民的家财细软中一定会有老天珠。据说在很长的时期里，至纯老天珠还可以在藏区的银行和信用社抵押贷款，在拉萨八廓街的古玩店铺看到几颗老天珠开价数万甚至上百万的。

佩饰。天珠自古就作为饰物。“吐蕃妇人辫发，戴不瑟瑟珠（不瑟瑟珠即天珠）。”藏族姑娘行成年礼或出嫁一定佩戴天珠。在一些重要的礼仪场合佩戴天珠也是

一种地位的象征。在西藏旅游时见不少藏族妇女颈上挂着的项链中间有天珠，粗看似多为新工艺的。听当地朋友说，有些人不是没有老天珠，一到逢年过节，穿上盛装时就全亮出来了。

本以为能有缘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前近距离观察那些从唐到清近千年里

陆续镶嵌其上的百余颗天珠，以提高眼力，无奈我等凡夫俗子只能隔着沉重的护法铁链作远距离瞻仰，令人遗憾。但不虚此行的是，看到并深度认识了三种不同的天珠。第一种是全新工艺的。玛瑙质、呈褐色状，上绘有各种图腾，说是经过火供和开光的。在日喀则下榻的酒店的商场里，替同行的外地朋友选购这种天珠，并专挑视为最珍贵的图腾，如



近来，临睡前常暗念：不要让我做梦，让我一觉睡到天亮。

上海人表示不屑时，常说：“依梦做醒了哦？”意思是，你太开心了，像做梦一样，现在，你好醒醒了。其实，我做过的梦大都紧张刺激，如果用弗洛伊德的方法释梦的话，大概可以分析出我是怎样一个人，或者，在我做这类梦时，我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小时候做的梦至今记得的有两个：一个是，我在前面跑，有人在后面追，路是西江湾路229弄边上的几条小弄堂，啥人追我是不记得了，但他们追不到我也是自然的，结局是，在最紧张的时候，我突然翻墙进了我家的这个小后院。梦也在这时候也常常醒了。心里既安定，又有些得意。还有个梦多少有些莫名，就是从高空坠落，一个紧张的过程后，落地了，于是，醒了！

读了弗洛伊德的书后，自己做心理分析，觉得可能是小时候坏事做多了，常常受大人的责骂，有种被迫害的心理！还或许，我喜欢我们家的那个小后院？

那个后院只约两平方，露天，中间放一口大缸，四周就所剩无几了。一次，我去虹口公园玩，钓了四五只河虾回来，爸爸说了，就养在这个缸里吧。不过，没几天，我就把它们煮了吃了。爸爸晓得后，笑了。

以后的梦，基本不记得了。去年一月七日，爸爸去世了。之后的一两个月，我很诧异，常想：我怎么会做梦见爸爸的梦呢！那段时候，我真的很想他！

五月三十日早晨醒来，我突然记起，我刚才是在梦里啊！我在一个五斗橱一样柜子里，翻到了几本练习本，堆放得整整齐齐，封面上写着“东西要随手拿放，堆整齐”之类的话，原话已经记不得了。我一看就知道是爸爸的笔记本。正在诧异，我一转身，突然看到爸爸就在我身后，我扑过去，抱着他大哭，叫着“爸爸爸爸，你到哪里去了啦？”爸爸的肩膀很瘦，他没有动。——这时，我一下子醒了。

——爬起来去厕所，我心里很难过！

后来，我有几次又梦到了爸爸，醒来，我依旧难过。于是，就像开头我说的，现在，临睡前我常暗念：不要让我做梦。——我知道，其实我不是怕做梦，而是怕梦醒。

陆贞雄

月下之吻

（花名）

昨日谜面：气得说不

出话（二字射击术语）

谜底：哑火（注：火，生气）



塔吉克族人叨羊

沈海滨 摄